

◇四时风物

见花思迁

[新沂]张沈阳

我总在不同的花期里,做着自己院子的梦。

屋檐雨落滴滴答,东风吹过玉兰花。一抬头,猝不及防就撞见了满树擎着洁白的杯盏,没有一片叶子打搅,开在尚未完全苏醒的灰蓝色天空下。那白不是温顺的,是带着釉质的冷光,还带着惊世骇俗子然。我立在树下,心里有个声音喊起来:就是它了!明年,不,下个月,我的院子里,非得有这么一棵!那念头如此真切,我甚至已经“看见”它立在院角的样子,晨光如何照亮一树的花,风过时又如何吹落几片肥厚的花瓣。

这个梦,在那一刻,完工得完美无缺。可这梦的工期,总比这场花事短。

玉兰的花期矜贵。不几日,那白玉的杯盏边缘便泛出锈色,杯盏外层花瓣耷拉。我心里那棵刚刚栽下的树,影子还没站稳,就被另一场更汹涌的色彩冲散了。

那是垂丝海棠。

倘若玉兰是惊世骇俗的独奏,海棠便是烈火烹油的和鸣。它们不开则已,一开便是挤挤挨挨,泼泼洒洒,把整棵树堆成一团粉红色、嗡嗡作响的云。那粉色娇嫩,却有着攻城略地的气势,密得让人透不过气,又欢喜得让人挪不开眼。站在那样的花树下,会觉得被一种泛滥的、不计成本的生命力包裹着。那“我也要栽一棵”的念头,便又不管不顾地窜出来。

玉兰?玉兰是很好,可玉兰太清冷了。过日子,还是要这般热闹才好。我的“梦中庭院”里,那墙角便迅速让位,换上了这株锦绣成堆的海棠。

春日再深些,便会撞见木香。

它不如玉兰夺目,也没海棠喧腾,常常是倚着一面旧墙,或覆着一个低矮的棚架,瀑布似地泼下万千朵细碎的、象牙白的花。它的武器是气味。那是怎样的一种香啊!清冽冽的,带着一丝甜,又不腻人,像春雪融化后的凉意,无孔不入地钻进你的衣袖、发梢,乃至呼吸的深处。我又心动了,并且立刻为自己的院子找到了安放它的位置——就在那臆想中的青石小径尽头,让它覆一座月洞门,人走过,便落一身香。玉兰的孤高,海棠的秾丽,此刻都被这心思简静的芬芳比了下去。我的园子,又经历了一次无声的政变。

我这般贪心,季节都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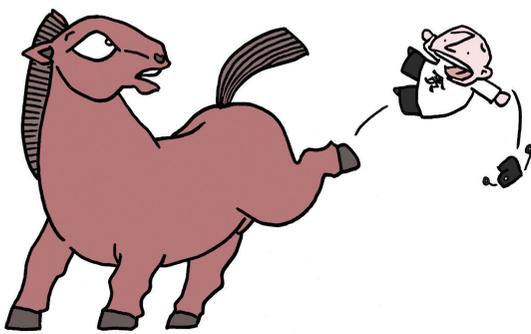
秋日,是桂花。米粒似的鹅黄,藏在墨绿的、厚实的叶子底下,羞怯得很。和木香比起来,它的香,是暖的,沉的,一团一团,金砂似地弥散在微凉的空气里,带着食物的暖意和记忆的钩子。这香气是有重量的,能压住秋的薄凉,也能压住人心的浮动。闻到桂花香,那“栽一棵”的冲动便不再是少年的狂想,而带上了一点中年的、关于归宿的笃定。该在院里栽棵桂花的,闻着这香,吃饭,读书,日子才算踏实。我的“纸上园林”,至此又添了一笔厚重的、带着暖色的注脚。

我就这样,年复一年,在不同的花期里,豪情万丈又天马行空地规划着自己的疆土。

我忽然明白,我或许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、能照料一花一木的实体园丁。我与花的关系,仅在它们高光时邂逅。但就在这顿悟中,我并未感到多少遗憾,反而生出一种奇特的释然。

因为我发现了另一个身份:我是自己审美王国里贪婪而幸福的“采花大盗”。我不窃取实体,只劫掠瞬间。我将白玉兰那孤绝的一瞥,海棠那酡红的醉意,木香那清冽的私语,桂花那暖金的哼唱,统统窃来,贮存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是的,我的院子依旧空着。可我心里,早已是人间向暖,春暖花开。



《马上惩治》青岛 尚军

◇铭心一刻

嚼得菜根香

[南京]陈立国

上周,在麒麟门后村种菜的泗洪龙集小朱,送了几样新鲜的大棚蔬菜,菠菜、茼蒿、辣椒、青菜等,这个青菜也叫塌棵菜、瓢儿菜。周末,应朋友老朱邀请,去溧水石湫带回了露天种的青菜、茼蒿等,青菜是南京的地产品种“矮脚黄”。前天,妈妈又让人捎来了自家长的长梗青菜,老家的特有品种“四月不老”。

因产地、品种的原因,三种青菜,同样清炒,口感迥异。个人感觉,最好吃的还是老家的菜,妈妈种在楼房的后院里,低温寡照,生长慢,经络少,较脆嫩,入锅即熟。小朱的菜,大棚栽种,形状好,水分足,口感稍差。老朱的菜,因种在朝阳的丘陵上,施了羊粪,特别肥硕,加之矮脚黄叶多茎短,多放荤油,味道也好。

《诗经》中有“采葑采葑,首阳之东”“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”的句子,“葑”有作青菜之说,“菲”即萝卜。汉代,青菜被称作“菘”,东汉张仲景《伤寒论》有记载。何故称作“菘”?“凌寒不凋,有松之操”,因青菜较耐寒,有“岁寒三友”的“松”之节操,故得名。南京地产之“菘”,也就是“矮脚黄”,很早就以品质优良著称,据《南齐书·周颙传》记载,名士周颙曾隐居钟山,文惠太子萧长懋相问:“菜食何味最佳?”周颙答: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。”

嚼得菜根者,百事可为。物不经风霜,则根基不固;人不经风霜,则德慧不成。世上大凡事有所成,皆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。青菜经霜雪,香甜可口。人也一样,多经风霜,多历雨露,自有一番成熟卓越,人生也才更有滋味。

◇尘世写真

三代人的旗袍情

[南京]顾建虹

“妈,直播开始了,快来挑你喜欢的旗袍款式。”女儿轻敲我的卧室门,探进头轻声提醒。我应声起来,指尖捻起床头柜上的老花镜戴上。镜头里主播身形丰腴,无惊艳容颜,无纤细身姿,一袭旗袍在身,却有一派雍容气度。刹那间,尘封的旗袍往事如老电影般缓缓铺展,将我拽回那段绵长温润的旧时光里。

时光倒回上世纪七十年代。每年盛夏伏天,我总看见母亲搬出两口大衣箱里的衣物晾晒。一只藤编浅色箱,轻巧雅致;一只深红香樟木箱,沉稳厚重。但箱底总有几件衣物,母亲从不晾晒。她偶尔会取出来,贴在胸前比划片刻,又放回深处。

一日趁母亲外出,我溜上二楼,搬来小凳踮起脚尖,掀开沉重的箱盖。樟木清香扑面而来,我大半个身子探入箱中翻寻,捧出箱底那几件旧衣。有几件短的,还有一件分量厚重却不失轻盈,触感凉滑挺括,似有筋骨般灵动。平铺开,竟是一件长及脚踝、两侧开衩的旗袍,外料墨黑,里衬土黄,黑色面料上布着如龟甲裂纹般的天然纹理,旧而不颓,藏着内敛的华贵。领口两朵菊花盘扣,精巧端庄,明艳温婉。我怔怔立在原地,这几件衣裳的气韵,与彼时的生活、与朴素的母亲,都格格不入。而旗袍美的种子却在那时深深埋进心里。

多年后我才知晓,那些短褂是外婆用年轻时的旗袍剪改后给母亲穿的。另外一件长的是外婆那时的香云纱旗袍,它藏着外婆做千金大小姐的旧日风华,也是外婆留给母亲的念想。母亲婚后从未穿过,却年年取出,用脸颊轻轻摩挲,把对母亲的思念都揉进了这件旧旗袍里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赴南京求学。这座六朝古都处处浸着历史余韵,一砖一瓦都藏着民国风情。无数个梦里,我都看见外婆身着那件香云纱旗袍,身姿绰约,款款而来。自那后,那颗旗袍种子破土发芽。我痴恋上旗袍,恋它的温婉韵味,恋它的东方风骨。我在校门口裁缝店定制了一件改良旗袍,剪裁合身,衬得身姿玲珑。穿着它归家那日,母亲望着我,眼眶渐渐泛红,嘴角却扬起温柔笑意。

二十岁穿旗袍,是追逐时尚;大婚时远赴北京瑞蚨祥绸布店,定制婚服旗袍,是顺应心意;三十岁之后痴迷旗袍,却是刻进骨血的热爱。年纪越大越体会到这旗袍的魅力:墨绿款沉稳大气,淡粉款温柔婉约,黑色款经典隽永。它们不再只是衣裳,而是我不同心境、不同身份的模样。

成家生子后,我为母亲添置过真丝衬衫、羊绒大衣,她总嗔怪太贵浪费,可每次见我穿旗袍,眼中都盛满欢喜与渴望。我又想起儿时那件被母亲反复摩挲的旧旗袍,便走遍宜兴的裁缝店,寻觅心心念念的香云纱面料。终于在一家高端定制店寻得烟灰色香云纱,我拉着母亲定制了中式上衣。我知她不肯穿旗袍,便选了实用的款式。她站在镜前,指尖轻拂衣料,轻声叹道:“这料子,比外婆那件软和多了。”那日她穿着新衣归家,街坊邻居纷纷夸赞有气质,她嘴上说着“瞎讲究”,眼角的笑意却藏不住,温柔得像揉碎了阳光。

光阴匆匆,转眼女儿已至婚嫁之年。订婚之际,我带她远赴苏州,定制了两身真丝旗袍。宴会上,女儿身着旗袍,端庄温婉,我与母亲望着她,热泪盈眶。我默默许下心愿:待女儿大婚之日,定要为母亲、为自己、为女儿,各裁一身合心的旗袍,三代人圆一场跨越时光的旗袍梦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赵阳:在奉献中闪光,做残障人士的“点灯人”

2025年,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、常州市肢残人协会主席赵阳荣获“全省自强模范”称号。这位肢体三级残疾的专职委员,拖着不便的双腿,在基层残疾人工作岗位上坚守十余年,从一名车祸幸存者蜕变为照亮残障人士前行路的“点灯人”。

赵阳1983年出生,大学期间遭遇严重车祸,多次病危,在完成康复刚拆完钢板时,又因滑倒导致腿骨畸形愈合,落下后遗症。他以顽强意志走出困境,投身基层残疾人事业,以实际行动

诠释自强不息、奉献社会的精神。

“既然自己走过黑暗,那就去为别人点一盏灯。”怀着这份朴素的初心,赵阳2009年毅然投身基层残疾人事业。任职专职委员以来,他总结出“一心、二学、三动”工作法,坚持入户走访、刻苦钻研业务,熟练掌握残疾人政策法规,积极推动残疾人证办理、康复救助、就业安置等工作,累计随访近4000人次,精准对接需求,成为残疾朋友信赖的“贴心人”。

赵阳深知就业对残疾人的重要意义,他摸排企业需求,建

立就业台账,在残疾人之家设立辅助性就业点。2011年,他推动建成街道康复指导站,整合康复、庇护、就业等功能,至今服务超5万人次。2016年率先探索“互联网+精防”模式,构建覆盖全区持证精神残疾人的动态管理系统;2018年他参与开发区残疾人网络服务平台,实现政策咨询、就业招聘等线上服务,显著提升服务效率与覆盖面。

赵阳还将服务从本职岗位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。他积极推广“无障碍随手拍”,组织无障碍体验,推动公共场所增设

便利设施,完善无障碍环境;推动“电动三轮车实名制车牌”“残疾人停车减免”等政策落地,创办“心灵之友联盟服务中心”,开展心理援助等服务。此外,他还组织各类文艺表演,举办脊髓损伤生活重建训练营,联合学校开展“双向教育”等活动,以拼搏奋进的精神激励莘莘学子。

他的努力赢得了社会认可,先后获评“常州好人”、江苏省“最美社工”“公益助残先进个人”等荣誉,2020年获中肢协“十年优秀委员”称号。

赵阳以自身经历激励他人,



以专业服务温暖他人,以创新实践赋能他人,他说:“今天我们为残障人士多搭一把手,就是为未来的自己、为我们身边的人,搭建一个更温暖、更包容的社会环境。”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李冲